

深耕竹北六家 林保光

竹縣議員奔走 不願珍貴文化在這一代消失

裡的歷史都一代接著一代的傳下來，希望不要斷在我們這代的手上」。因為對自己有這樣的期許，林保光在家就經常傳授客家文化以及客家話給自己的孩子們。他的大女兒就能講得一口流利的饒平客家話，他也常和孩子們講述以前六家地區客家人開墾的辛苦故事，期望透過這樣一代傳一代、口耳相傳的方式可以讓客家文化永遠流傳下去。

高鐵開發 憂心失去客家特色

近年來，六家地區因高鐵站設立，交通方便，吸引建築商開發，一棟棟高樓大廈林立，各式各樣的產業也進駐，改變了原本純樸的客家農村景觀，他觀察到六家地區慢慢地發展了起來，跟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多，逐漸不再是純客家的環境，和外來文化的融合最後會失去一些客家特色。擔心六家的客家文化會漸漸地消失不見，林保光希望能夠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讓在地文化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下去，所以他在提出政見時，經常替客家文化保存這一議題多用心。

例如林保光最近提出了在六家地區蓋新農市場的政見，是希望透過這個市場為六家客家人的產物做出保存的實際行為，而不是空口說白話。另外他也提出希望新竹縣政府能在六家地區留一塊農業保留地，做為農業示範用地，讓六家的客家農作物繼續種植在那裡。

在地風情 專有詞彙值得保存

林保光用盡全力地保存六家地區特殊的客家文化，不只有產物和農作物，另外不同於其他客家地區的特色就是「專有詞彙」。例如其他地區客家人說新竹就是單純的說新竹，但六家地區客家人說新竹卻是說「然攀」，這是六家客家人專有詞彙，由來是因為以前的新竹曾經有許多的軍隊所搭的帳篷駐紮。而「然攀」其實只是六家客家人專有的詞彙之一，還有更多特殊的詞彙，因此實在有保存六家客家文化的必要。

在台灣講饒平客家話的人口越來越少，林保光不希望自己的母語就這麼消失，所以他和其他講饒平客語的同好一起成立了「饒平客家話協會」，經常舉辦活動，如饒平話客家歌大賽，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組織讓大家更認識饒平客語，進而讓它傳承下去。

林保光也分析了為什麼講饒平客家話的人會越來越少。他說：「十個人裡面有九個人會說饒平客家話，卻有一個人不會說，為了配合那一個，不讓



林保光除了議員身分外，也身兼藥師，為民喉舌之餘也常在自家藥房服務鄉親。

(林芷瑩/攝影)

他感覺自己被孤立的，大家都只好說國語，久而久之饒平客家話就越來越少人會說」。除了議員的身分外，林保光同時也是位藥師，附近居民去他藥房配藥時，他跟大家說的還是饒平客家話，就是不希望這個語言消失。

林家厝厝 傳統建築納入古蹟

早年林保光的祖先從福建和廣東的交接地區一饒平來到台灣，他們的歷史要從當年渡海而來的林象賢開始說起。當年林象賢來到台灣，發現台灣是個能夠好好發展的地方，於是回到唐山帶叔叔林象民一起到台灣發展。林象賢有四個兒子，林象民有六子，合稱為十大房，細分為上四房和下六房。而林保光先生則是下六房中第三房的長子長孫，而世代的林家祖先替六家留下了許多的傳統建築，現都變

成了指定古蹟，最為著名的有新瓦屋、大間禮堂、小間禮堂和林家祠等。

林保光從小就讀六家國小、六家國中，雖然在高中畢業有段時期離家求學，但在課業完成後，他還是選擇回到了六家。他回憶到六家地區的林姓宗親們曾經舉辦過宗親運動會，選手和啦啦隊每個人都是客家六家地區的林姓宗親，不單是比賽，大家還能連絡感情，另外每年十二月份的林家祭祀對林家來說也是一大年度盛事，這時十大房便會每一房派一位代表參加祭祀，討論家族大事，讓林姓家族繼續興旺下去。

活化產物 推動設新農市場

林保光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要「新農市場」能快速蓋出來，這樣才能趕快活化客家產物。他也



林保光是目前新竹縣議會唯一代表竹北六家的縣議員。

(林芷瑩/攝影)

●林芷瑩/報導

林保光是客家籍的新竹縣議員，也是目前唯一代表新竹縣竹北六家的縣議員。在這個地方，林家世代已生活長達二百五十年多了，祖先所蓋的客家傳統祖厝，一直保留至今，並成為竹北著名的客家古蹟——「新瓦屋」。林家與六家地區關係濃厚，而從小就生活在這個客家莊的林保光，精通客家家中最難得的饒平話，對家鄉有很深的情感，對自己的家鄉付出不遺餘力。

林保光因為從小生活在六家地區，從上一代口耳相傳得知祖先們在這塊土地用汗水和血水所寫下的故事，他提到：「六家地區是個保守的地方，這

彼岸尋根 客家文化溯源

●林芷瑩/報導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國大陸對大家來說還是有點陌生的年代，林保光便踏上這塊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土地，尋找自己的根，也帶回來了許多珍貴的客家文獻，都是現今已絕版的書籍。在二〇一〇的尾聲，十二月中，林保光偕同妻子再度到中國大陸探索自己的起源，但這次不一樣的是他們去的不單是家族的發源地，而是對客家人的歷史做了一番巡禮。

林保光是正統的饒平客家人，而他的妻子則是講海陸腔的客家人。但語言不是他們之間的障礙，因為只要會講客家話，就代表精通三種客語——饒平、四縣、海陸。為什麼只會一種客家話，便可以在客家世界暢行無阻呢？一九八〇年代初，林保光便隻身到中國大陸尋找答案，他走過了自己的故鄉，翻閱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而知道了饒平客語是較為艱深的客家語言，等於是客家話的根源。

二〇一〇年的冬天，台灣已有寒意，更別提中國大陸的氣溫會有多低，林保光卻偕同妻子又再一起到中國大陸探索客家人的根，這次不只找尋自己饒平客家人的根，而是去找了全部客家人的起源，一路從起點饒平，到海陸腔的故鄉，又到四縣腔的起源地，走過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的各個客家村。這趟旅程，不只是文化之旅，更是看到最初的自己的一趟旅程。



身後的匾額訴說著林保光的奉獻，但他卻神情謙虛認為這是他該做的。

(林芷瑩/攝影)

希望能為祖宅「新瓦屋」多做一些事，在裡面注入多一點「活的東西」，讓現在還記得六家客家文化的人多來走走，和到新瓦屋參觀的人講講以前的歷史。他也提到：「如果我們衣食住行都在新瓦屋裡面，那我們何嘗會不喜歡新瓦屋呢？如果喜歡那裡，當然會到處和大家提起這棟充滿感情的房子。」他深深地相信自己還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新瓦屋這有名的客家古蹟，同時也是林家的驕傲。除了實質的客家文化，林保光努力地讓客語和客家歷史在後世流傳，就是為了確保客家文化絕對不會在他這一代消失。

保存客家文化是不容易的事，但林保光不嫌累，他反而做得不亦樂乎，認為這是自己的義務，也很開心可以為自己的家鄉做出很多的貢獻。身為客家人的他很驕傲地說：「為六家地區爭取權利、傳承客家文化，是我身為客家人子弟應該要做的事情。」林保光將在他未來的人生之旅，更努力的為「客家」做出更多更好的事情，讓客家文化永續流傳。



家中後院的植栽大多數由劉康國親自栽種，是別緻的綠色天地。

王泓文/攝影

●王泓文/報導

漫步於九讚頭的鄉間小道，一排排低矮的客家建築中，一座頗具現代感的鄉公所矗立在眼前。走進鄉公所，公務員們忙碌於各自的事務無暇抬頭，似乎沒有發現任何人，只有一個人微笑地揮手示意，他就是劉康國。

劉康國是出生於新竹縣橫山鄉的客家人，從小就生長在客家莊，在客語的環境下生活。不過國中時他就離家到竹東求學，大專畢業後沒多久就上台北工作了，從事與電子產業相關的貿易。後來為了陪伴年邁的父母，才又搬回橫山鄉定居，也打算趁這個機會轉換工作跑道。在外地闖蕩多年，人生練了一大圈，劉康國總算又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年過半百讀碩士 探討客家拓墾

也許是機緣，返鄉定居後，劉康國在朋友的邀請下加入了橫山鄉的九讚頭文化協會，成為社區服務的志工，也參與了許多社區營造的案子，後來又在交通大學就讀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擁有教育部客語老師認證的劉康國，除了在橫山鄉公所的正式工作外，並在幾所小學教過客語，他的論文與客家拓墾相關，對客家的歷史、文化與語言著墨甚深。

在台灣的社區工作者是非常辛苦的，很多地方的社區發展協會都因為缺錢或人而被解散，尤其協會常常舉辦社區活動，如果沒有固定財源或是政府支持實在很難撐下去。成立於一九九八年的九讚頭文化協會卻是少數能成功茁壯的例子，舉辦活動時常由義工出錢出力，為了只是能夠讓這個客家社區更好。

劉康國說，在他加入以前，九讚頭還是個小小

的工作室，最初的用意是舉辦一些公益活動，讓在地人能更了解在地人，後來才逐漸形成現在的文化協會。當初他會加入協會完全是因為緣巧合，是剛好有一個朋友找他幫忙的，而他自己也希望能為這個村莊做些事，因此一拍即合。

在客家文化界，有人打著提倡客家文化的招牌，卻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為，九讚頭文化協會為了傳承客家，沒有什麼長篇大論，有的只是努力和付出。在寒暑假時，劉康國和協會的義工夥伴們會借用學校的教室開設冬日、夏日學堂，名叫「水牛牯學堂」，讓附近的孩童們在爸媽不在的時候有地方待著，不會亂跑，也趁此機會教導他們客語還有客家相關的事務。學生們經過教導之下，成立了九讚頭布偶劇團、九讚頭大鼓隊等團體，時常在社區表演。

水牛牯學堂 演布偶戲打大鼓

一說到布偶戲，劉康國眼睛發亮，似乎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他表示，九讚頭布偶戲以橫山梨的故事，改編成客家布偶戲演出，公演那天出現人山人海的觀眾，故事精彩萬分，表演者賣力演出，觀眾也為之瘋狂，他在客家莊從未看過如此感人的場景。儘管如此，劉康國還是有點感慨，他覺得客家布偶戲，不一定要採用客家劇本，但一定要用客語發音，但是最近客家布偶戲把操偶的部分和聲音分開，而聲音的部分是另外錄音的，他認為這樣有點失去了客家布偶戲原本的意義。

最近，九讚頭文化協會在推動NTV電視台，將小孩的演出或是一些採訪報導，透過地方電台播放出去，還有以影像記錄地方耆老口述歷史、代間溝通、社區營造的創意，播報地方大小事，極富人情

九讚頭文化協會 帶出客庄活力

劉康國 客家話 從家扎根

趣味。

劉康國認為「扎根」不只是唱客家歌謠、聽聽客家戲曲就好了。他認為，扎根分為客家事務與客家話兩種，如果以推動客家事務的來講，可能就需要一個政策性的方法，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手來推行，以現在社會的部分客家人，對於自己本身的文化冷漠的態度來看，實在很難讓客家事務推廣出去，更別說是扎根社區了。

此外，劉康國強調，如果一個族群不常用自己的語言，或是語言遠離生活所需，要談發揚是不可能的，所以以客家話的傳承來講，最重要的是家庭因素再來才是社會或者是政府單位的態度，如果能夠從家裡開始，要求自己的小孩子講客家話，那麼要創造講客語的環境並非不可能。

有女傳承 不信饒平語會消逝

他舉例說：「讀小學的時候，當時有國語運動，我因為違反了規定講客家話，在學校就掛著一個牌子『我要說國語』，可是我回家仍然講客家話，客語才沒有忘記。」經由他的分析，即使在九讚頭這個客家莊，一般的民眾平日聊天也只講國語，不太講客語了。現在小學更是如此，在他小女兒的班上，聽得懂客語的可能只有一半的人，還能夠回話的可能剩下三分之一，能夠用客語對答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相較於許多喊著拯救客語的人，平日生活在家也都講國語，家裡小孩連一句客語都聽不懂，劉康國家裡的情況卻不是如此。他們是個三代同堂的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兩個女兒，平時在家也都講客家話，小孩在小的時候就被教導使用客語。可是等到小孩上小學以後，國語教育開始變得比較多，漸漸地孩子們就不太講客語，劉康國只好硬性規定她們講客語，他說：「當孩子們都不講客語的時候，就規定她們講，想要買什麼東西，就先去學會講整句客語再來用客語跟我說。」大女兒今年高三了，從小就常常在客語比賽中得獎，劉康國先生很自豪地說在學生之中，饒平客家話可以講得比他女兒還要好的高中生可能沒幾個。

有些人認為饒平客家話很可能會消失，不過劉康國樂觀地表示：「別人總說饒平腔已經進入『加護病房』，可是我還沒沒有，至少現在還有我跟我的兩個女兒會繼續傳承饒平客家話。」秉持著這份精神，劉康國誓言要讓客語繼續保存下去。



劉康國寫得一手好字，參加書法比賽的作品曾獲得佳作。

王泓文/攝影



閒暇時間劉康國會自己做陶器和刻印，十分具有藝術細胞。

王泓文/攝影

書法世家 舞墨有神

●王泓文/報導

在網路上蒐尋有關劉康國的事蹟時，得知他曾經得過竹塹美展的書法類佳作。對此劉康國驚訝地說，他已經一陣子沒有碰書法了，沒想到會被找到。不過他對於出身書法世家的背景相當自豪，家裡出過許多知名書法家，也因此成為書法家是他過去的夢想，現在即使五十來歲了，也會繼續寫下去。

從小就看過祖先的作品，也激起了劉康國對書法的興趣，他認為要達到頂級的九十五分以上固然是有困難，但是要成為「書法家」的話，是可以塑造的。雖然從小就學書法，可是劉康國大概四十歲時才正式找老師指導，全心全意練習，可惜近來忙於蒐集碩士論文的相關資料，只好暫時割捨掉這個興趣，等到畢業後再重拾毛筆。

劉康國也建議，不管學習任何一種才藝，趁年輕好學，不要中斷，就像寫書法至少一個月寫一張，要給自己一點小壓力。他認為寫書法是個很好的休閒，一個字體寫不好沒關係，還有很多種不同的字體，不然把印材整理好也可以，偶爾也是需要調適一下心情的。

除了自己勤練書法以外，劉康國也教導兩個女兒練習書法，他逗趣地說，希望他女兒上大學後，如果需要用生活費可以用書法作品來換，一方面鼓勵她們寫書法，另一方面要她們知道學習獨立負責的精神，想要些什麼就要以等價的東西來交換。在劉康國的家中，身教重於言教。